



# 臉頰

看着身體衰弱、已經有些糊塗的母親，我頭一次感到了對母親的依戀。我是那麼依戀母親，恨不得將她緊緊擁在懷裡。

母親在外有工作。那是一份作息很不規律的工作，她有時甚至要徹夜上班。每逢那些日子，她的勤務表上就寫着“傍晚開始”。

對年幼的我來說，“傍晚開始”是很可怕的字眼。母親傍晚出門，意味着我放學回來，她已經離開家了。這樣一來，我就有好長一段時間見不到她。凡是“傍晚開始”的日子，母親都會下午四點左右開車出門。如果我在學校，到了那個時間便會認命；若不在學校，就會一直惦記着時間。

那天時間真的很緊，還在上小學一年級的我一放學就跑了出去。

如果像平時那樣走路回去，就絕對趕不上了。我背着叮噠作響的書包，悶頭使勁往前跑。我跑啊跑，終於氣喘吁吁地回到家，在停車場里看不到母親的車，頓時陷入絕望。那種感覺我至今記憶猶新。母親一言不發地丟下我離開了，這讓我感到無比悲傷。

按照排班，母親有時會深夜回家。上小學那段時間，我還跟母親寫過交換日記。我把每天發生的事情畫在本子上，母親回家後在底下回復。我最期待的事情，就是早上起床翻開那個本子。

一天夜里，我突然醒了，發現母親跟我貼着臉頰。她是平時都這樣，只是我睡着了不知道，還是那天偶然如此？我無從知曉。母親並不知道我發現了這件事，但是，那一刻的記憶，支撐了我很長時間。

此生道別時，我對母親做了同樣的事。那是我第一次主動觸碰母親的臉頰，觸感那麼柔軟，就像剛搗好的年糕。正如我奢望着母親的愛，母親也奢望着我的愛。母親多麼希望我能夠愛她，可她又是那麼笨拙，無法表達自己的心意，只能用完全相反的行動將我越推越遠。

得知母親被確診患有癌症後，我切換了自己的感情，反過來成為她的“母親”。我已經不能再尋求母親的愛，並且有自信在沒有母愛的情況下活下去。現在，我只對母親有着無限的依戀。從感受愛的一方變為傾注愛的一方，讓我無比輕鬆。

現在我想，母親一定也希望得到愛吧。

作者：(日)小川糸

外公眼神不好，雖然戴了一副“酒瓶底兒”眼鏡，但矯正視力仍很差，世界於他依然是朦朧一片。當時，外公在外縣小學教書，那是交通不發達的年代，外公要步行十里路趕到火車站，坐火車到縣城，再從縣城步行一個多小時才能到家。

外婆說，外公每月回家一趟，每次到家都是深夜。外婆耳朵靈，外公到家門口，門環叩兩下，外婆就聽到了，便蹣跚着小腳去給外公開門。有一年冬天，下了特別大的雪，外婆算着日子，外公該回家了——第二天是外曾祖母的生日，外公肯定會趕回家，還要給外曾祖母割一斤牛肉，包餃子吃。這在那個年代可是大餐，僅在外曾祖母生日時，外公才捨得如此花錢。

外曾祖母卻說，外公不會回家，讓外婆門門睡覺。外婆和衣而睡，耳朵一直聽着門外的動靜，一直等到深夜，外公也沒回家。第二天，外曾祖母對外婆說，我說他不會回來，你現在信了吧。外曾祖母見外婆一臉疑惑，便解釋道，我的兒子我瞭解，雪天路滑，他視力又不好，趕夜路回家，肯定害我擔心牽挂，這不是孝順。真正的孝順是他平安，我心安。

一周後，外公回來了，給外曾祖母割了牛肉，補過了生日。外曾祖母問他，下雪天你在學校咋過的？外公說，和學校的男老師一起圍着火爐吃燙豆腐，還用干牛糞烤了紅薯，吃完飯躺在炕上看書。

外曾祖母對外婆說，你看看，他在外面過得比在家里自在。

從那以後，一有雪天，外婆便安心睡覺去

# — 外公的雪夜歸途 —

了，再也不熬夜等外公。因為她終於信了外曾祖母的話，外公是不會在風雪天趕夜路的。

不做風雪夜歸人，後來成了外公家的家風。雖然外公家孩子的視力都很好，但外婆說，有了孩子才知道外曾祖母的心，雪天路滑再走夜路，為娘的真是擔心得要命。

記得我上小學時的一個雪天，外公家的鄰居大牛半夜突發急病，嚇得大牛爹趕緊求助外公，並央求舅舅開拖拉機把大牛送去縣醫院。外公二話沒說便喊醒舅舅，然後跟着去了醫院。等醫生診斷完，大牛住了院，外公讓舅舅待在醫院幫着大牛爹護理大牛，他回家報平安。

那一夜，外公一路出溜着回了家，外婆一直敞着大門，外公披着一身雪進了屋。進屋沒來得及擲落身上的雪，他便差外婆去告訴大牛娘，大牛沒事，只需要住院觀察幾天便可

回家。

我問外婆，外公咋成風雪夜歸人了？外婆說，他回來了，家里人才能放心呀。要知道你舅舅雪夜開拖拉機送人，我一直揪着心，怕路上出問題。更別說大牛娘了，她牽挂生病的兒子，肯定如坐針氈。

彼時沒有電話，有事還靠郵差，近鄉人傳話。外公那些雪夜歸與不歸的往事，如舊時爐火，溫暖着光陰。

作者：馬海霞



# 靜。能。量。

美國洛杉磯有個不怎么出名的男演員，名叫查克·麥卡錫。大概他收入不高，因此想賺取外快。有一天，他突發奇想，開發了一個生意渠道：以預約的方式陪陌生人走路回家，每英里收費7美元。

這種看似滑稽的生意，竟然非常紅火，甚至供不應求。查克·麥卡錫就是單純地陪預約服務的客人步行回家，偶爾聊聊天，聽對方傾訴。更多的情況則是，他們一路沉默，肩並肩，走一段路。

著名的情感自療專家素黑說，肩並肩地走，不用說什麼、分享什麼，僅僅是一起靜靜地走路，已經是一種療愈，同行者心里會踏實並覺得幸福。她稱這種效果為“靜能量”。

生活中，有時的確需要這種靜能量。我家樓上一位40多歲的大姐，兩年前查出乳腺癌晚期。她的兒子之前為了上班方便，住在城市的另一頭。自從知道媽媽得了這種病，他每天下班後坐公交車轉地鐵又坐公交車，花上近2個小時回家來，第二天早上6點

多就出門往公司趕。我有時在路上看到他們母子散步，跟在他們後面很長時間，也聽不到他們說一句話。有時去他們家，看到母子坐在客廳里，媽媽看電視，兒子讀書，母子倆幾乎也沒什麼言語交流。

有一天清晨，下着大雨，看到他出門，我讓

的小伙子明子。中巴車剛到縣城，就和另一輛車追尾了。車上的乘客紛紛下車離開，但我媽一直帶我坐在那兒。好久好久，她偶爾給明子扇扇風，安慰他不要急。我實在不耐煩，催我媽走。我媽卻偏要等到交警來，處理好事情才帶着我離開。事後，我媽對我說：“明子才開車不久，出了這種事肯定有些緊張，對方車主又很強勢。我們在那兒陪着他，雖然說不上什麼話，但至少能給他一點力量。”

多年後的今天，明子早已有了自己的運輸公司，每次見到我媽，非常尊敬，總是說：“您那次在馬路邊靜靜地陪伴我那麼久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”

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有過這樣的體驗，孩子在嬰兒時期，如果有你陪着，他可以一直熟睡。可是，哪怕你悄悄地起床，不過幾分鐘，他就會醒來，哭鬧。如果你再睡過去，他又會繼續睡。也就是說，他的身體在熟睡，但他能感覺到你的陪伴。

顧城在《門前》里這樣寫道：“草在結它的種子 / 風在搖它的葉子 / 我們站着，不說話 / 就十分美好。”這種靜靜陪伴的意境，真的十分美好。

有時候，我們什麼也不缺，就缺這樣靜靜的陪伴，就缺這樣一份微妙的靜能量。

作者：王月冰



他坐我的車。我說：“其實你這樣每天趕回來，也沒陪你媽說幾句話吧。”他笑了笑，說：“是的，其實也沒什麼說的，但就是覺得陪在她身邊，她會好一點，哪怕什麼話也不說。”我點點頭，表示理解他的話。

我上初中那年的暑假，我媽帶我坐村上的中巴車去縣城買書，中巴車司機是我們村

2004年，威尼斯電影節開幕式上，一部首映電影贏得了專業評委們的陣陣掌聲。好萊塢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收起了往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，溫情脈脈地講述了一個男子被困在機場航站樓9個月、看盡世間百態的故事。這部名為《幸福終點站》的電影，最終拿下了2.19億美元的全球票房。

與影片中湯姆·漢克斯飾演的男主角歷經艱辛最終走出機場、收穫自由與愛情的大團圓結局相比，《幸福終點站》的故事原型——邁赫蘭·卡里米·納賽里的命運則殘酷很多。

1988年，法國戴高樂機場迎來了一個奇怪的旅客。這名自稱納賽里的中年男子想前往英國倫敦，但無法提供身份證明——他說自己“意外丟失”了全部證件。

沒有證件，納賽里不僅無法正式進入法國，更不能離開法國。法國警方一度以“非法入境”為由，逮捕了納賽里。但由於他無法提供任何能證明身份的信息，警方對他束手無策。在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下，納賽里開始了在機場的流浪歲月，而這一切，就是18年。

長期在機場生活何等艱難，但納賽里做到了。經歷了起初的慌亂後，納賽里儘可能地讓自己的生活過得井井有條：他在機場的盥洗室里洗滌，還不忘刮鬍子，為數不多的幾件衣服也洗得很乾淨。白天，他喜歡閱讀報紙、雜誌和各類書籍，還和機場書店的員工分享當月好書；夜里，他睡在一張紅色塑膠長椅上，在不時響起的播報聲中安然就寢。

納賽里慢慢和機場的工作人員及商店老闆成了朋友。這些瞭解到納賽里所遇

# 到不了的“幸福終點站”

困境的善良“陌生人”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，為他提供了方便——他們樂於傾聽納賽里的故事，作為回報，他們偶爾會請納賽里喝杯咖啡或吃點什麼。納賽里也被允許在員工廁所內洗滌。機場的醫生還不時幫納賽里做身體檢查。

據機場工作人員介紹，納賽里個性嚴謹，但為人和善。捨金不昧的他，不止一次將旅客丟失的財物交給警察。這樣傳奇的經歷自然吸引了不少文藝工作者的目光，不斷有人找到納賽里，願意付費聽他訴說自己的傳奇經歷，這也讓他的生活不至於陷入窘迫。

納賽里成了戴高樂機場的“另類招牌”，甚至有遊客專門來機場找納賽里合影，作為來到巴黎的“打卡”紀念。他來者不拒，但不接受拍照旅客給他的衣物和錢財，因為他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乞丐。

納賽里出名後，願意援助他的人越來越多。在律師的幫助下，1992年，法國法院承認納賽里是“合法入境”，並表示不會驅逐他，但因他既沒有身

份證明，也沒取得難民身份，他依然哪里都去不了。

據悉一般的身世 對於納賽里的出身，媒體報道眾說紛紛。納賽里稱自己1945年出生於伊朗石油重鎮馬斯吉德蘇萊曼市，他的父親是一名內科醫生，在當地稱得上收入頗豐。

1972年，納賽里的父親因癌症去世後，納賽里的母親告訴他，自己並非納賽里的生母。按照“母親”的說法，納賽里是其父親與一個蘇格蘭護士所生，為了避免丈夫因此受到懲罰，她只能假裝自己是納賽里的生母。

爭吵過後，納賽里以不得返回伊朗為代價，換取了由養母資助前往英國留學的機會。或許因為生母是蘇格蘭人，納賽里給自己取了“阿爾弗雷德爵士”這個名字。

3年後，納賽里突然無法聯繫上家人，於是打算返回伊朗看看。不料，他剛落地便被逮捕並遭拘禁，原因是他曾參與反對伊朗當局的遊行示威活動。

最終，納賽里失去了他的伊朗國籍並被遣送出境。他不得不向歐洲各國尋求難民身份，並最終在

1981年獲得了比利時批准的難民身份。此後多年，納賽里過着漂泊無依的生活，不止一次因非法入境而遭到逮捕或驅逐，直到最終被關在戴高樂機場。

多年以後，法、比兩國都做出了妥協，願意為納賽里提供居留權。但他以兩國均未承認他是英國人，且身份信息上的名字不是“阿爾弗雷德爵士”為由拒絕。

到不了的“幸福終點站” 2003年的一天，納賽里就寢的長椅旁，一家藥店的電話響個不停。納賽里接起來後，電話那頭的男人自稱是好萊塢導演斯皮爾伯格，他對納賽里的經歷很感興趣，希望買下故事的改編權，於是就有了後來的《幸福終點站》。

2006年，偻了小半輩子的納賽里終究拗不過自己的身體。他因病被送往醫院，此前他也曾短暫離開機場，但很快就重新回來。然而這次不一樣，病癒的納賽里不再堅持，出院後安靜地在法國生活。

十餘年間，媒體上再也見不到這個倔強的大叔的身影。或許是上天對他顛沛半生的補償，納賽里離開機場後的日子，雖不像電影里那般美好，但總算平淡如水、波瀾不驚。

無國無家、無牽無挂的納賽里就像一只“無腳鳥”，“飛”了一輩子，卻無法回到故土，也去不了英國，但他可以選擇在何處離開這個世界。

2022年9月中旬，或許是預感到自己大限將至，闊別16年後，納賽里再次回到他生活了18年的戴高樂機場，最終在這里病逝。

作者：麟青

